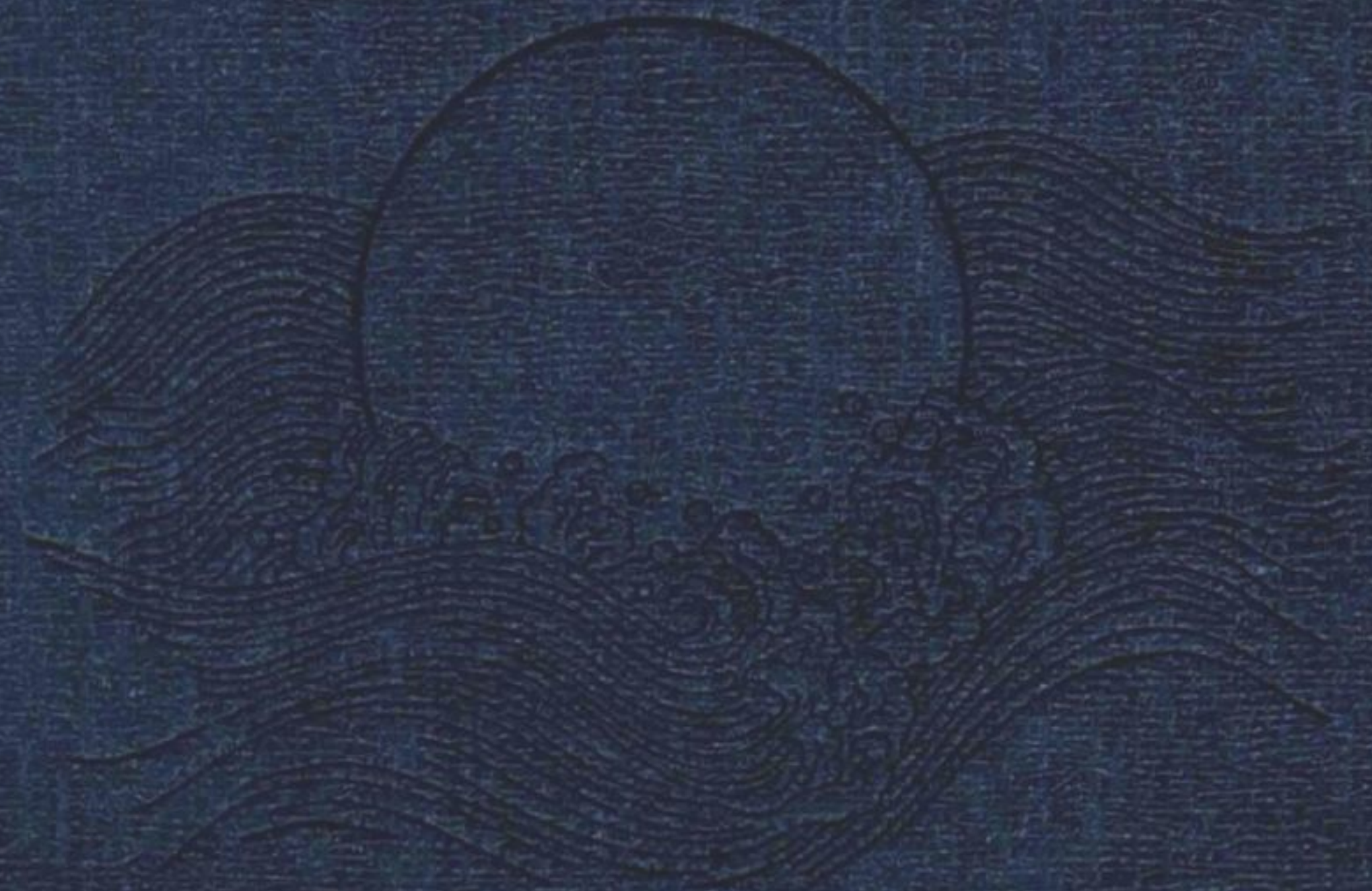


沈乃文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四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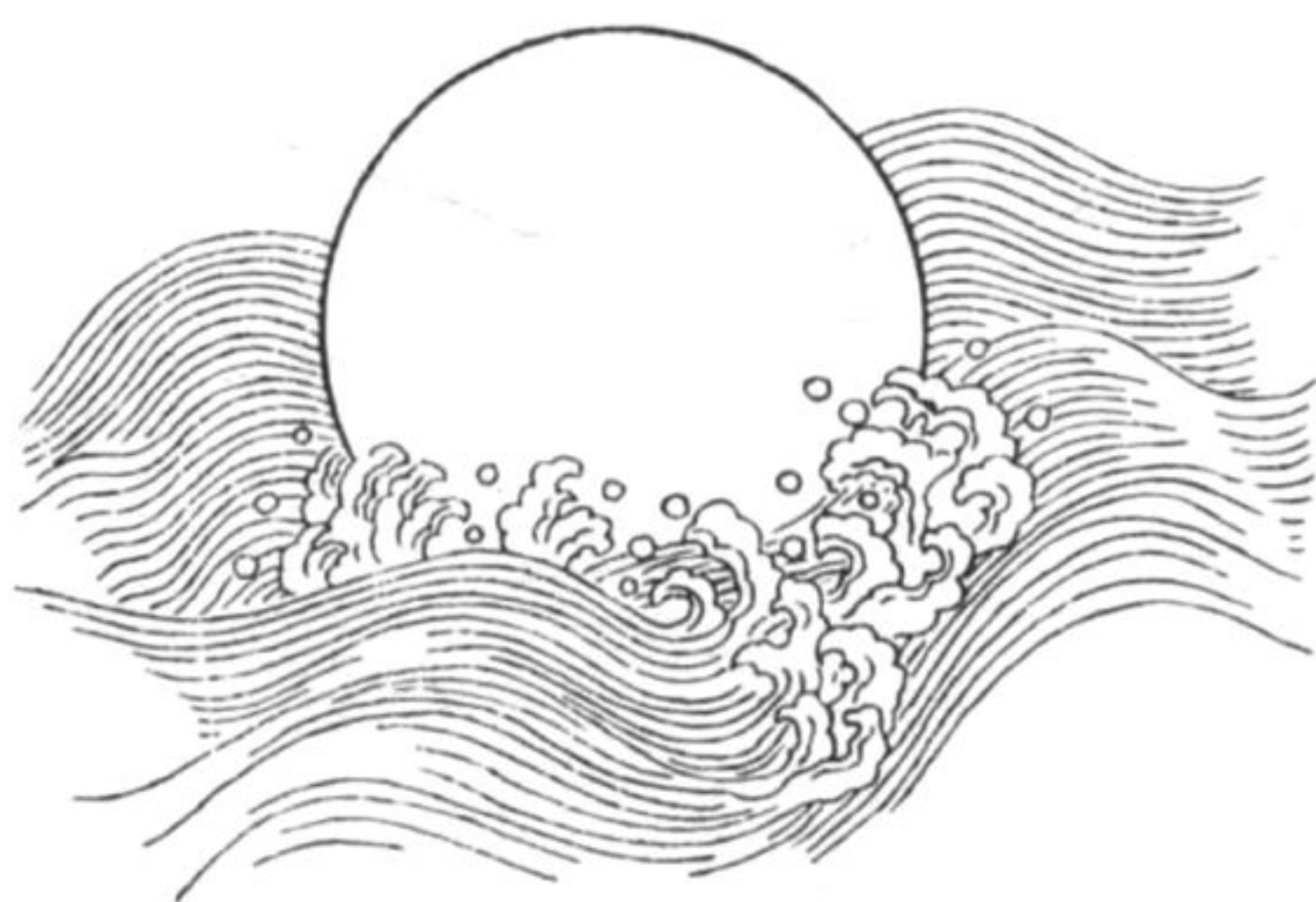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四冊

黃山書社



(明)姚涑撰

明山先生存集四卷

明嘉靖三十六年姚稽刻本



明山先生存集序



明山先生姚公既卒之若干年其子稽刻其存集以傳千里徒步詣余問序蓋公嘗率稽從予藝文因謂余曰楊雄之文必待更有子雲而後知之余固知君文矣余文若出君亦當為余序之稽憶公言故有此問嗚呼公蓋天下士也文之必傳宜待余言哉余因思曩與公數數會晤見公挺身嶽立馳論河懸一多古今天下事上下數千年間更僕熟數若身在當時親履其蹟一一可指畫也余時竊謂公將大受天下之治不難矣詎謂用不

究才中外軼望乃今讀公斯集反覆逾月不覺喟然歎曰公文至是豈文人之文焉已哉雖體裁不同因應各異然必稽古昔稱先王必協時宜訓後世以之觀文察理可以知度以之援古証今可以知變以之錯儀畫制可以知則以之論材審用可以知象以之和民一衆可以知法以之變俗易教可以知化古稱三不朽而立言居一謂言之有益於世也公雖年僅五十官止學士其立言若此固不朽之功德也孰謂公不究於用邪向使公躋上壽陟公孤旅為進退而碌碌

無聞於後其視此何如哉雖然此固不可以易得也蘇明允有言曰苟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遺求可得也公天分特殊少承家學博綜群籍吞吐諸家自立索墳典經子史乘以至於陰陽律歷律官雜說無不徧窺自邦畿五服嶽瀆山川以至於丘陵墳衍殊方絕域無不周知自皇帝王霸聖賢才術以至於樵豎牧圉蟲魚草木無不兼體自禮樂兵刑錢穀工虞以至於射柳筭數醫圃農工無不旁達故其發而爲文章得心應手如化工之造物不

假雕飾而成象成形有莫知其然而然也夫文章自三代以後其盛於兩漢賈董以對策稱馬班以作史著公舉進士及第第一人爲翰林宗工謂兼四子之長而時出之者非邪余固知此集一出則世之逞異務奇擷菁摘藻而徒爲不衷之竅言者必將知所法程而復雅還淳其有日矣關繫世運又豈小補乎哉公平生之文多所散逸稽將搜訪續刻此集蓋公手稿故篇章次第一遵其舊云
明嘉靖丁巳秋九月旣望前浙江提學副使武進薛應旂序

明山先生存集目錄卷一

率諸進士謝恩表

同年叙齒錄序

贈李子時行任池州推官序

卧白山人輓詩序

重修松溪縣學記

送楊使君以道知慈谿序

贈后林葉子司訓崇陽序

贈應君叔實任瑞州推官序

唐孝子傳

南坡記

祭思復徐公文

贈心葵周先生任杭州別駕序

榮壽春熙序

贈王子宣南京工部主政序

送范南泉廷儀知廣州序

西墅記

贈武選主政王子中奉使序

贈秦君敬夫宰萍鄉序

新修代谷倉記

贈郭君子弼尹江陵序

贈中川王太次冊封周藩序

廣平府城中新街記

重修盛氏譜序

乞恩改塋疏

歸塋養病疏

贈北川吳先生任南京翰林學士序

沂水縣尹穆侯德政碑

新遷嘉興縣儒學記

顯忠祠記

贈戴君孟光尹金壇序

竹庄楊公墓誌銘

明山先生存集卷一

率諸進士謝

恩表

伏以臨軒發策仰

九重清問之勤觀國賓王慶多士遭逢之盛禮文優渥錫予駢蕃幸依日月之光共荷乾坤之造捫心知德難名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敬日躋聰明秉上聖之資歷數啓中興之運念帝王之立政務在得人肆國家之抡材莫先進士詳延達掖特降絲綸誥道本於紀綱而化

機在於風俗欲聞至論博采羣言對菲燕收蓋不遺於下體茹茅斯拔迺相率而彙征厘

御墨之親題駭

臚傳之忽聽老癸未之放榜自昔無聞肇嘉靖之開科於斯為盛送煩京尹擁騶蓋以先驅宴主上公鏗鼓鍾之既設筍衣載錫

寶楮均頒虎拜至四百餘人龍飛瞻九五之座恩踰壘外喜溢情涯知報稱之為難每凌兢而無措敢不誓壘素守益竭丹誠隨地効忠期不負於所學獻言成信盡無愧於前脩伏願

門人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趙孔昭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秋臺

聖德紀新 皇圖有永明良喜起慶歌重見於虞庭壽富康寧欽福遠同於禹範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同年叙齒錄序

皇上既御宸極法令維新臣工競勸其明年寔為癸未而吾榜適逢其期辟之太陽方升萬物仰照山川草木精神自倍與茲選者不亦榮且休哉秋八月舉燕于慈恩寺少長咸序酬酬有容僉曰是燕也合四海之交敦終身之誼將使世嗣其好非一朝之燕游而已此錄之所錄作也錄成屬溲以叙溲惟科第之盛衰每與時為高下天將啓元和之治則同第於其時者有若韓昌黎李深之諸賢天將啓景德之治則同第於其時者有若寇忠愍李大靖諸賢其一時建立所以贊治道而垂休聲者後世咸有述焉至于

皇明德隆化洽登賢以科得人斯盛百五十年全盛之治皆諸名臣翊贊之力也惟茲癸未之榜前此皆不值試是故曠見於今日則於道為泰首舉於清朝則於時為昌天之造斯榜也其將光輔中興以共成一代之不烈乎顧運雖以天啓而功必以人濟吾徒學於古者聖賢之名訓也修於家者忠孝之大經也平居之所熟

而不能自己者又皆當代之得失與生民之休戚也其
克養宏其期待遠彙征以時協于明試異時列諫署布
臺省備藩維兼鈞軸相與賦職任功而皆能不忝於科
名則吾榜所詮以為重者豈直如唐宋之盛哉雖然聞
善以相告古之道也以涑之不敏而濫清游之末蓋嘗
奉教於君子矣請為同志者誦焉惟正可以立身惟敬
可以事君惟仁可以厚下惟公可以宰務惟誠可以動
物正無患志敏無曠職仁無厲政公不為朋比誠不為
詭隨毋羨於華惟實之懋毋侈於言惟德之脩毋尸利
以速謗毋怙寵以立威然後受祿不誣而立朝之道可
以無愧此吾徒所有事也其或突梯滑稽如脂如韋講
字鬼瓊旅進旅退非所宜居而居之非所得為而為之
則吾之所學悖矣卒戾於躬以上負吾君豈君子所願
聞哉夫獨愛不足以為仁獨謀不足以為智以四百人
之衆而錯處於中外各綜其事其職業不必盡同各效
其能其猷為不必盡同然榮名必勉而後彰矜節必脩
而後立豐功茂績必相砥礪而後成若此者皆同之所
由濟也同其初復同於後庸非吾徒所當自勵者乎然
則斯錄之作非徒以崇敬尚齒而已凡後之可紀述者
亦將有徵於斯焉

贈李子時行仕池州推官序

昔蘇長公以詩刺時政為讀書不讀律之說其論激而
高吾未敢以為是司馬溫公自謂幼而能言誦儒書長
而為吏則讀律令其論平而實吾未敢以為非夫律所
以重民命也顧持法之吏尅核少恩而談者類指以為
病使用律者得法外意而取之以濟吾仁律豈負於儒
哉是故在吏則為賊在儒則為德何嫌而廢之吾友鹿
巖李子之司刑於池也或惜之李子文藻雄蔚器器閎
深早以詩賦著名江南而言論之亢直稱其為人公卿
交譽其賢意其列侍從補諫議出明月木難之珍璫黃
鍾太呂之奏以傾動上下乃遺而不錄責以吏能用違
其才安得不為李子惜客亦有舉長公之語以相嘲者
雖李子之意亦然夫李子之誦儒書也久矣一旦居理
官以持邦憲於吏事猶若惜焉而使之廢律吾未見其
可必將執溫公之說以臨吏民在吾所以用律者何如
耳寬用之則恕審用之則明平用之則公果用之則斷
數者美德也亦儒者之所貴也律烏在其不可讀耶雖
然詩書道也法律制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而後
可以言儒者之政昔人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而近世
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今之弊蓋有甚於淮海之慮矣

本末名實爲可弗辨苟專重於本而無徒羨於名則雖日與律從事吾詩書之心固在也否則杜後惠文之事君子恥之李子精於擇術者也集三公之說以求其理池人將無冤乎夫論刑以爲贈就李子之職也他日政成還朝以道術相濟則天下之事尚有大大於此者吾當更從李子講之

卧白山人輓詩序

新昌俞寵之氏初宦于朝客往賀之寵之貌不舒行不翔言不能出諸口或恠而問之子之不樂豈有在乎寵之出其所藏書以號于衆曰吾先子之課朝堂也將

明心齋集卷一

五

以食其報也今吾名已達矣祿已受矣養弗遺於親吾雖官奚益而敢以爲喜於是取其書而閱之則其尊翁卧白山人之遺事也衆皆嘉山人之有子而重悲其不祿也乃共爲詩歌以助之哀予惟會稽山水爲江左之冠自晉氏之南幽人每托而逃焉右夏仲御謝慶緒孔孝深諸賢皆隱居山中飲石泉庇松栢冥心物表學古獨適卒遂其高而全其真稽山固隱士之窟也山人生於數百載之下悠然慕高士之節所居之山時有白雲朝夕聚散游於大空處士獨有取焉由是吸以爲餐披以爲裳掃以爲席玩以爲友稱以表之詠以暢之白雲

之變無窮而皆足以寓吾情介焉之操與會稽諸名山爭高而卧白之名滿東海縉紳固已重之矣然山人無求於世而又何暇於樂生而悲死顧所以悼之者獨傷其子之志焉爾傳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又曰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夫生致養歿致思人子之至情也貧也養弗備仕也養弗終其於思也有餘戚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哀山人無求於世而獨無求於其子乎生者之不忘於死猶死者之不忘於生也父不及見而子見焉父不及享而子享焉哀且慕宜不能自己也北嚮之悲在於高堂南游之嘆在於鼎食情之所發猶吾寵之也

明心齋集卷一

六

重修松溪縣學記

東岡閔先生治松溪之四年茲戾既柔隱訕乃舒弛張有經吏民胥頌既而考績至京師涖謁而請曰先生之政吾聞諸胡國華侍御備矣敢問先生肇修學宮而民不知勞始於孰牂而畢於涖灘集事之易且速何也先生曰今天下爲吾道害者惟釋氏之禍最深其爲吾氏

之財之蠹者亦惟釋氏之費最廣吾初視學而費舍就
圯中心惻然弗敢寧處猶懼民之未狎吾政而財役之
無所取給也迺咨廼謀得天寶廢寺四凡若干畝聽民
以其便易之由是植木運甃厚墻葺并葺崇新構度于
前規堂廡翼翼門閭耽耽計之凡若干楹松人之所未
覩也夫因彼之可廢而廢之勢易摧也因吾之當興而
興之機易振也松人知吾毀邪以從於正也其誰不勸
且奮者役是以就緒涑因贊曰美哉先生之政與教也
夫梵宇之廢久矣而學宮之弗葺非一朝一夕也奪彼以
與此夫何難者而前人竟弗之慮以剏聖則脩謁以春

明倫彙編

卷一

秋則脩祀彼以為道在是也顧畧於講禮之區謹其小
以失其大是尚得為儒流哉先生惟道是衡惟教是博
惟民力是愛乃取諸無用之費以成有造之觀政舉而
教寓焉古良有司之事也涑又嘗考國家之制其設為
學校豈特用為彌文以示觀聽而已錄民之秀所以陳
彝倫興士之賢所以助化理此立學之初意也而學宮
又士之所羣聚而棲焉以附於孔子者也記曰君子恥
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
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為士而備諸此是固孔子徒
也其或竊儒名被儒服身習遺豆口誦詩書外驚於華

而內趨於詭斯教之所必斥者其何以列於君子之林
夫新廟制變士習使二子疏滌滓礪以率于教先生
志也余故述其事以告于後人

送陽使君以道知慈谿序

明州稱奧壤于浙東而其屬邑以吾慈為首槩見於前
志者吾得四美焉虞翻述董黯之烈則風教之倡漢庭
固已重之陸雲遺書於茂安則物產之富宜不在鄭邑
之下師表如杜醇嘉遜如楊適正如大元博如東發則
士行之高儒術之粹在宋世為尤盛吾邑之所以重於
海表者先民之說侈之也以故雖僻處東南而擇守令

明倫彙編

卷一

者恒妙簡而慎予之蓋重其地者亦以重其人也嘉靖
癸未西蜀陽使君以道出宰慈谿邑之縉紳咸曰邑有
賢君吾士民之慶也子邑人也且於使君有同年之好
子烏可以無言吾聞之寬則慢猛則殘政之失經者也
剛則執柔則恆事之失中者也吾邑之為政者多矣而
類蹈於二者之失以此率吾民豈可得哉然則使君之
往何所施而請舉前事之善者而畢其說近而著者
有胡侯瓊之政敏於聽斷而老吏服其明有葉侯球之
政誠於撫字而小民茹其惠二君者民之譽也蓋胡主
於嚴而濟以寬者也葉主於寬而濟以嚴者也此其所

以為得也雖然近不足師也吾得遠者焉當天順間有賈大夫與者其為治也簡而肅廉而不劇疲瘵以蘇洵通以復而與人一頌至今膾炙於父老之口此則嚴寬

在心而互出之以為用者也小不足師也吾得太者焉唐開元中有房丞相瑒者其為治也愛而能博廣而有制作我執物立我民社而土人祀之以為神所以繁千載之思者猶一日也茲則用以道術而相忘於寬嚴之外者也夫問其俗則施無不宜審其理則舉無不協吾邑之故久矣政設則頑非法無以示威力德則窮非惠無以示懷習焉則野非化無以示勸教汚則愚非道無

以存德卷一

九

以示範數者將安從乎是故令必行禁必止者法之方也徭從輕賦從薄者惠之實也律不犯奏不剝者化之符也撫斯柔敦斯睦者道之準也顧張弛其權變通其術亦臨政者之所自擇而涑何足以知之使君之臨吾邑也詳於為治之理參以已試之法則為胡為葉為賈為房惟吾所欲為而績固已就矣一慈谿豈足以窺使君之用哉使君器識疏敏字量真邁敷政於民以行其學亦使君之緒耳茲吾所以重為桑梓喜也異日騰循良於薦牘寄閭閻於風謠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新斯邑而永庇吾民則其可稱而述者又有出於前語之上

者大涑也無能為役幸從博史之後將據其實而書焉則亦立功圖不朽之義也使君得無意哉使君作而言曰吾茲試矣於是邑人知使君之必能答吾望也

贈后林葉子司訓崇陽序

昔西蜀吳公東吳趙公相繼督學于浙二公識鑒精敏九士得其品題者輒有聞於時在吾慈援尤雋者十餘人如顧憲副順中徐都諫元之吾從兄郡守維寧正郎維晉與后林葉子輩蘭馨桂馥傾動一時諸君子既以次登用而后林獨不遇至于今始貢于 朝拜官司訓后林之賢余不暇他述宗師如二公時之望也交游如

以存德卷一

一

諸君子邑之良也而后林遨遊其間則其所蓄積從可知矣夫賢而不遇若螭之在蟠鬱而弗施若驥之在櫪伏而弗騁甚矣后林之困吾邑人所為深惜者也雖然后林之困則有由矣方壯年氣盛銳欲取高第正其時也而廢於羸疾幸而疾愈復閱舊業以追造秀亦其時也而三喪相尋衰毀殆不能起若此者垂二十年始困于疾終困于喪以其後時之歎寔造物者為之后林雖賢豈能違天以遂其志哉后林之試于 廷也余同年王君庸之得其文而賞之曰是鹿鳴之才也胡為於此乃置之優等而司衡者亦才之夫百戰挫衄之餘而出

其緒言尚能使人按劍相視於是知后林之所養蓋未
衰也卒值夫九方臯以定其價孰謂其終無遇哉獨其
所挾者長所試者隘雖有今日猶為未遇也后林所教
者崇陽夫楚之有崇陽如浙之有吾邑也藝文相推家
自為學后林之往也無事於訊言以為教矣余竊以為
今之教者宜謹揖讓之容養中和之德嚴義利之辨明
體用之學然後濟以詞章而全材始出與鄒魯續蘇湖
師道其有成哉后林苟有志於此則所立又不在諸君
子之下也后林余外兄少從家君遊余知其素因舉后
林之賢以告楚人

明山先生存集卷一

十一

贈應君叔寶任瑞州推官序

法有繁簡古今之所趨異也簡不便於今而繁不便於
古蘇明允之說世莫能易焉然其所謂吏之良與姦民
之淳與媮豈特上下數千載之遠哉徵諸近世固已時
異而歲不同矣黃太史著江西道院賦謂江西之俗其
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惟筠州不囂於訟筠俗誠近
古矣自宋距今纔三百年而今之筠非宋之筠也豈吏
益姦民益媮世變之所自至將終不可拯耶抑或導民
者尚可以有為而莫之講也夫天下之獄不可勝窮而
其宿奸衷惡相傾相軋以眩於上者其端有三貌不覆

情者謂之偽言不核真者謂之誣事不根理者謂之罔
獄訟繁興而法罔寢密刑之難平九以此也吾邑應君
叔寶典獄於瑞陽或以為宜厲罰以糾之使威加於民
而後可以得其情應君疑其說而訊於余余聞示民以
殘者衰世之論也善治獄者非民情之不可得而患吾
之不能盡其情也聖人嘗論之矣秋官司寇有五刑五
禁五戒之法有三刺三赦三宥之法曰禁曰戒曰宥曰
赦不敢一斷諸法而必察以情皆所以慎惻成之戒而
後登中於天府義甚備也至所謂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者言教不可無刑也所謂以刑教中則民不讎者言刑
未始無教也揆諸時制雖若稍異而 國家用儒生以
任法吏則固以古人慎獄之意寄之矣求古之訓以酌
今之法庶幾可以曲盡其情枉者可直暴者可馴彼無
情者烏得以售其詭哉何至於慮偽之不可勝姦之不
可詰而遽用威以劫之也且筠俗之厚雖不如昔而前
日郡守周公文濟之獄郡民相呼以赴其難而周公卒
賴以解以他郡之所未聞也應君持獨毅之心以禁其
為讎予見吏不失良而民歸於淳矣筠之訟其少息乎
予不佞素不解吏事故於君之行特以所聞於古者申
以規之

唐孝子傳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于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恒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為邪可以生吾父吾於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舁牖進之父歎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毫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垂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姑哉於是割右脇肉以進蒙而蒙病亦愈儼

山存集卷一

一

五

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父矣儼拜其妻曰以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以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子何及且事必遵子安用婦為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是時家君督學政於桂廉知其狀錄儼於牘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儼事之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寢寐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間儼亦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者相其勞儼曰吾為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知全州顧璘墓

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事親以盡吾心耳名於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者儼輒避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

評曰昔鄧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之剔乎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

山存集卷一

一

五

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為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直以毀傷為罪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周公為之而顧斯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予吾固知其不可也推其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

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南坡記

予昔入閩中聞高子瑩夫為漳南名士嘗意閩海之濱
惟瑩夫一人然恒恨縞帶紵衣未相贈遺也及予官翰
林瑩夫始舉進士因謁而交焉徐索其所懷名故不虛
也予謂瑩夫曰向子之不過也何所寓其志瑩夫曰吾
得南坡以居取肥於道資潤於德求貴於文榮通醜窮
之慮不以嬰吾衷吾疇昔之事亦若是焉止耳予詰之
曰蘇長公之在黃也日與田夫野老相從於山溪之間
築室於東坡自稱坡之居士而天下因以坡呼公子所
署坡也而顧謂之南豈將與長公競邪瑩夫曰吾何敢
班於長公亦惟就吾之所居耳漳之東南厥壤沃饒居
民芟柞而撫穰之無隙地焉獨其中突然而高鄉人指
而呼之曰南坡吾高氏之所廬也吾構室其間九谿谷
之綿跨華實之陸離臺館之涼燠壺觴之枕藉皆坡之
所不備也蕭然一亭草萊不剪清風生於几席翠煙起
於庭阿一時情賞所寄可以藏脩而自娛即人所呼而
居之固非擅茲坡以與蘇公競也且君子之於物皆要
其寓而已長公寓於東吾寓於南亦各有所屬也豈必
蘇公之慕而後可以言坡子用是益信瑩夫之言而知

雅意之無所營也夫天下未嘗無坡第患地不值人耳
得人以生之孰不可以名於世奚南北之間而東西之
拘苟非其人則所謂東里西華南容北叟名非不佳也
於人竟奚益予其嗤世之好高大者必曰斷嵩以開雲
扃壓穎以抗風榭擬蓬壺類溟渤以築山穿池而卒不
能踰其分也子不慕於蘇而惟己之適亦善居坡者矣
雖然子昔安於坡今既出而仕矣坡豈能遂子以為適
子能無忘於坡求前之所養者以匡時而澤物則猶處
夫坡也然則所以日培而使之崇者夫豈在積土之功
哉夫王之所產光照於廊廡劍之所藏氣射於斗牛子
居於是而顧不能表以自高乎請以是為記以校子之
與蘇公孰短長也

祭思復徐公文

惟公秉風素以好古志煬和而葆德辨貞亮以為鰲
廡介以為鵠憫澆季之亂真佩玄訓以自植振高誼於
海隅佐百里而開跡哦藍田之二松脩武功之六職沃
膏雨於疲瘵喜民生之滋殖飲惠政而不忘炯豐瓊之
未泐何塵軼之能羈乃歸田以棲息薄浮雲而遐鶩翔
區外以舒翼值季方之策名協壙麓以為適既樹志而
滋蘭亦漱派而枕石擬銀臺之流英吸玉膏之靈液藉

青莎之蒙茸瞻白鳥之翺翻美明月於薜蘿滄秋光之
將滴恒殖學以儲祉衍詩書之遺澤美仲子之風成扶
搖奮其鵬翮羨甲科之高登酬義方於垂白列清秩於
金華鵲聲光之赫奕俄得請於南還集家慶以怡懌陪
杖屨於桑榆薦腥醢於朝夕曾睽違之幾何忽二豎之
為厄遊岱宗而忘歸傷斬焉之藥棘痛祿養之已違幸
褒章之甫及顧小子之締交托通家而未識高風溢其
淪謝望江南而於悵雲曖曖以歛愁露漚漚以凝泣所
顛波於泉池遽哀響於松栢聊寓薦於一觴懷空憤以
慄栗

贈心葵周先生任杭州別駕序

吾慈在浙東舊稱詩書之邑然恒賴師儒以講學造士
前後數十百年其有功於士者得二人焉成化間則為
石泉陳先生正德間則為心葵周先生教勤而澤深學
醇而翼正凡出於門牆者為鸞鳳為杞梓為主璋呈瑞
于天下而薦于朝皆二先生力也吾邑人思石泉之
德已傳其事於外史矣石泉閩人也周先生則繼石泉
而興者生同鄉官同秩仕同地教同道銓司錄其績使
倅於杭郡先生之門人咸屬言於涑涑侍教於先生有
年矣初先生之去慈也固嘗以私惜之今日之授則重

有感焉夫學如先生宜取高第而顧置之下僚績如
生宜超華秩而復列之常調雖充訕隕獲有道者不棄
於懷而先生之所遇不已整乎雖然杭古名郡也唐宋
以來如白居易蘇子瞻嘗官遊其地留利澤於湖山至
今使人稱之先生所司者川澤之政也無訟獄之刺讞
無金穀之委輸東轅命駕緬懷昔賢不妨於公事以嘯
咏於水雲山月之外所謂吏隱者先生得之矣其視敷
教於董路之上均一暇豫也崇與卑劇與易先生奚暇
問哉以涑所以竊為先生喜也且慈之去杭纔信宿耳
而小子之慕先生者朝謁而問道夕而得所欲焉則又
吾門人之私喜於有所依也先生豈無意乎先生欣然
曰此吾願也涑因告諸同門而書之以為先生贈

榮壽春熙序

侍御沈君敬敷拜官于朝是年夏
天子馳恩羣臣惟親之存者與焉於是例封敬敷之尊
公松逸先生如子官其明年公壽六袞有一如月辛丑
其初度之辰客方舉酒壽公而寵命適至眾賓歡甚其
長者進而言曰惟菌與蟪材也易傾天界以年者其為
質則凝惟盎與缶量也易溢天錫以祿者其為器則碩
公有年惟今日公有祿亦惟今日茲榮茲壽會在仲春